

弹如雨 流星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回放都让我们忍不住**义愤填膺**
每一段**烽火岁月**的再现都令我们**不胜欷歔**

≡ 拔剑东门★著 ≡

枪林弹雨中的**英雄之歌**

背负国仇家恨的**山村少年**到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手**
一次次蜕变，一次次成长，一次次在生与死之间的磨炼
成就了他战火纷飞中的不朽功勋和神话传奇！

凤凰出版社

013032166

I247.52
200
V1



拔剑东门★著



凤凰出版社

I247.52
200
V1

013038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如流星 / 拔剑东门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06-1606-6

I. ①弹… II. ①拔…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7253 号

书 名	弹如流星
著 者	拔剑东门
责任编辑	连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村村委会西南 1000 米, 邮编: 100017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606-6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夜行军 / 001
- 第二章 一支弹弓 / 011
- 第三章 传奇少年 / 023
- 第四章 杀人利器 / 031
- 第五章 蛇噬日寇 / 045
- 第六章 潜入敌营 / 055
- 第七章 炸个底朝天 / 067
- 第八章 卫生员的“洁癖症” / 076
- 第九章 任重道远 / 087
- 第十章 陈皮和干橘子皮 / 095
- 第十一章 智取“六零六” / 106
- 第十二章 冰冷的浊漳河 / 118
- 第十三章 神出鬼没 / 126
- 第十四章 一支好枪 / 135
- 第十五章 二渡浊漳河 / 143
- 第十六章 投其所好 / 151
- 第十七章 扮猪吃虎 / 161
- 第十八章 十万雄兵 / 172
- 第十九章 卡车司机 / 181
- 第二十章 血海深仇 / 191
- 第二十一章 名门之后 / 203
- 第二十二章 志在必得 / 212
- 第二十三章 顺风岭 / 222
- 第二十四章 势不可挡 / 233
- 第二十五章 决斗 / 244
- 第二十六章 老谋深算 / 252
- 第二十七章 兵贵神速 / 262
- 第二十八章 庄稼一枝花 / 270
- 第二十九章 人仰马翻 / 277
- 第三十章 四面合围 / 289
- 第三十一章 “捉迷藏” / 297
- 第三十二章 三个陌生人 / 304
- 第三十三章 钩镰枪 / 315
- 第三十四章 手榴弹的另类用法 / 325
- 第三十五章 大展神威 / 333
- 第三十六章 初生牛犊 / 339
- 第三十七章 将错就错 / 348
- 第三十八章 击落日军飞机 / 356
- 第三十九章 天衣无缝 / 363
- 第四十章 雪地狙击 / 374
- 第四十一章 螟蛉之子 / 383

第一章 夜行军

群峰壁立，千岩耸峙，八百里太行莽莽苍苍，如同一条蜿蜒昂首的巨龙，绵延横亘在辽阔无边的华北平原上。

夜幕降临了，月亮悄悄地爬上了树梢。一阵阵微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炎热，送来了丝丝清凉。在太行山东麓，辽县（今山西左权县）与黎城交接处的千山万壑之中，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忽然出现了一条黑影，只见他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一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体格魁梧，步伐矫健，手里提着一支三八大盖，身后斜背着一柄明晃晃的大砍刀。那人先是警觉地四下张望了一会儿，发现周围无人，便回过头去，朝着后面用力地招了招手。

紧接着，半山腰处的一片小树林就有了动静，随着树枝和灌木丛的轻微摇晃，首先钻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八路军军官，后面跟着两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伤员，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则背着一个急救箱，寸步不离地伴随在伤员的旁边，看样子是一个卫生员。

“同志们，今晚月色不错，清爽宜人，我们要再接再厉，争取尽快赶到唐山河与主力部队会合！”那个八路军军官在路旁稍候片刻，等到那两个抬着担架的战士赶了上来，便马上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是！”众人随即迈开大步，很快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七七事变”之后，共产党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建立了晋冀豫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七月，为了加快“大东亚战争”进程，确保华北兵站基地稳定，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调集了主力部队共计五万余人，向我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在总司令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奋起反击，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前不久，在辽县北部山区一次掩护群众撤退的过程中，由于叛徒告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三营一连遭到了日军的伏击，部队伤亡很



大。连长周大路当机立断，马上安排指导员吴松涛和二排、三排的战士们迅速组织群众往深山转移，自己则亲自率领一排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周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周大路和一排长张远方率先冲出敌人包围圈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四名战士，与主力部队也失去了联系。他们只好一边在深山沟里进行休整，一边通过当地的地下交通员寻找组织。

在这次战斗中，战士郑文标的右腿不幸中弹负伤，虽然并未触及筋骨，但因药品匮乏，加之天气炎热，伤口严重恶化，几天下来，甚至连路也走不动了。如果再继续耽搁下去，不仅那条腿很难保住，而且还会有性命之忧。周大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正在这时，地下交通员老赵送来了情报，说有人看见八路军七七二团在黎城以南的唐家河一带活动。周大路一听，立即决定前去会合。

辽县北部山区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周大路和战士们都不是本地人，对于周边的地形并不熟悉，而日伪又正在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所以就只能依靠老赵为大家带路了。为了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相遇，周大路等人不得不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如此一来，行进的速度就比以往缓慢了许多。连续走了两个夜晚，大家才总算离开了辽县地区，而前方的路连老赵也不认识了。与之分手之后，周大路和战士们在山坡上的树林中休息了一天，到附近的老乡家里筹集了一些干粮，并打听了一下唐家河的大体方位，看到天色黑了下来，便又开始继续赶路了。

风清月白，夜色如水。那几条黑影步履匆匆，疾速而行。走在队伍最前面、身后斜背着大砍刀的是一排排长张远方，那个八路军军官是连长周大路，抬着担架的是三班班长孙智勇和战士展志飞，担架上躺着的是伤员郑文标，那个背着药箱的小战士是卫生员小宋。大家攀山越岭，一路向南，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已经翻过了两座山梁，走到了一条比较平坦的沙子路上。

抬担架可是一个技术活，不仅需要有良好的体力，还必须走得稳，抬得平，不能给伤员造成二次伤害。孙智勇和展志飞虽说年轻力壮，但走了大半夜，也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周大路见状，便和小宋接了过来，让他俩暂时歇息一下。

这是一条大体呈南北走向的汽车公路，盘曲蜿蜒在起伏的山峦之间。因为日伪的大“扫荡”还没有结束，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出没，特别在交通状况较好的路段更应该加倍小心。周大路除了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观察之外，也迅速

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由于小宋的个子较矮,为了防止伤员从担架上滑下来,周大路只好半蹲着身子前行,便显得尤为吃力。如此坚持着走了五六里,一抬头,忽然发现右前方的山坡上依稀分布着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小土丘,走近后才看清楚原来竟是一个个荒凉的坟茔,其间三三两两地挺立着些许枯死的老树和几块重叠突兀的巨石,在凄冷的月光下呈现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样子,简直就像张牙舞爪的鬼魅一般。

“报告,”正在这时,张远方快步跑了回来,急切地说道,“前面有情况!”

“怎么回事?”周大路立刻站住了脚步。

“我刚才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人的哭声。”张远方侧身遥指着前方的一段山崖,“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人的哭声?”周大路将信将疑,便把手中的担架递给了孙智勇,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了起来。

此刻,整个大地都在沉睡,四周万籁俱寂,声息皆无。

“一排长,你听错了吧?”周大路抬头看了看张远方,“莫非是夜路走多了,脑子出现了幻觉?”

“不可能,”张远方连忙辩解道,“我刚才明明听见了哭声嘛!”

周大路只好侧起耳朵再次倾听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风中果然隐隐传来了人的哭声。

那哭声时断时续,悲惨而又哀绝。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在这阴森恐怖的坟场,蓦然听到这诡异的哭声,难免令人毛骨悚然。饶是周大路等人走惯了夜路,也不禁从心底生起了阵阵寒意。

为了安全起见,周大路首先让孙智勇等人将担架抬至路旁,在一片灌木丛后面隐蔽了起来,然后端起一支三八大盖,和张远方一起轻手轻脚地向前走了过去。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二人来到了那段山崖的后面,便停下脚步,弯着腰,慢慢地探出头去,仔细地观察着前方的动静。

一轮明月,高挂当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昼。脚下的这条沙子公路拐过山崖之后,呈“之”字形在半山腰环绕着。而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趴在路旁痛哭,只见他一边剧烈地抽泣,一边不时用手抹着眼泪,好像是遇到了极为悲伤之事。

群山之下，皓月千里，天地之间，一片静谧。又过了一会儿，周大路确认身边再无危险，便站起身来，将步枪背在肩上，和张远方一前一后地朝着那个瘦小的身影走了过去。

大概是听见了脚步声，那个瘦小的身影立即停止了哭泣，转过身来朝着周大路和张远方看了几眼。接着，竟然一跃而起，并且顺势从地上抓起一块大石，像发疯似的向着周大路的面部扔了过来。周大路猝不及防，眼看即将被其击中，所幸张远方眼疾手快，急忙伸出右臂将他推到了一侧，而那块大石则紧贴着他的耳旁飞了过去！

看到一击不中，那个瘦小的身影越发狂怒，立即弯下腰去，又捡起另外一块大石朝着张远方扔了过来。张远方闪身躲过，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趁着那个瘦小的身影再次弯腰捡拾大石的工夫，一把擒住了他的胳膊，连拉带拽地拖到了周大路面前。

周大路定睛一瞧，对方竟是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稚气未脱的孩子。

那个孩子虽然停止了哭泣，却并不言语，只是又咬又踢，在张远方的怀里剧烈地挣扎着，后来一看脱身无望，突然转过头去，朝着张远方的脸上猛地啐了一口唾沫，大声骂道：“狗日的小鬼子，老子早晚要杀了你们，老子一定要报仇！”

“好小子！”张远方用左手拦腰夹住那个孩子，腾出右手抹了一把脸，“人没枪高，就敢打鬼子，是条汉子！”

周大路一摆手，示意张远方放开那个孩子，和蔼地说道：“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鬼子的。”

“你们是八路军？！”那个孩子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了看周大路和张远方身上的灰军装，“你们真的是八路军？！”

“是的！”周大路郑重地点了点头。

“求求你们，快点救救俺娘吧！”那个孩子“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俺娘……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

原来路旁还躺着一个人影，周大路赶紧走了过去，蹲下身子一看，原来是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妇女，但见其头发凌乱，怒目圆睁，胸口流了一大摊血迹，便赶紧摸了摸她的脉搏，却感觉一阵冰凉，又试了试她的鼻孔，也没有一丝气息。

“狗日的，又是一笔血债！”周大路忍不住怒火万丈，一把抓住了那个孩子的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孩子一边哽咽着，一边操着本地土话说道：“今天上午，俺娘和俺下山走亲戚，在镇子上碰见了几个鬼子，他们把俺娘抓上了汽车，俺就在后面追……”

“汽车很快不见了，俺只好一直往前跑……”那孩子擦了一把鼻涕，继续说道，“直到半夜才看见俺娘躺在路边，身上却已经中弹了，还流了很多血……”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周大路盯着那个孩子的眼睛，低声问道。

“俺叫大虎。”那个孩子答道。

“大虎，你娘走了。”周大路沉默了一会儿，痛苦地说道，“永远地走了。”

这时，孙智勇等人也跟了上来，大家用砍刀在路旁左侧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半人多深的土坑，简单地掩埋了大虎的母亲。

面对母亲的新坟，大虎没有再哭泣——或许，他的泪水已流干。

周大路和战士们肃然而立，面容严峻——或许，经历了太多悲痛和苦难，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哀伤，只剩下了对那些恶贯满盈的侵略者的无比愤怒和对横扫日寇、血债血偿的深深渴望！

月已西沉，周大路抬头看了看天色，打算和战士们继续赶路，但关于大虎的去向，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

按照大虎的说法，他已经在这条公路上跑了整整一天了，他能够自己回家吗？

“大虎，你的家在哪里？”周大路俯下身子，轻声问道。

“俺家住在石嘴湾村。”大虎答道。

“你姓什么？家里还有什么人？”

“俺姓高(音)，家里还有俺爹和俺弟弟，俺弟弟叫小虎。”

“你能自己回家吗？”

“俺……”大虎犹豫了一会儿，“俺已经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周大路考虑再三，觉得把大虎一个人留在野外很不放心，和张远方等人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带着他一起走，等找到主力部队之后，再委托交通员把他送回家。

大虎到底是山里的孩子，不仅吃苦耐劳，而且体质相当好。刚开始的时候，周大路还多少有些顾虑，生怕他影响队伍的行进速度，可后来一看，这个小家

伙根本就不是个累赘。不过，由于母亲刚刚去世，他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路总是少言寡语。周大路等人便不断地开导他，给他干粮吃，还轮流给他讲故事。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的心情总算好了起来，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周大路等人马不停蹄地走了整整一夜，到了黎明时分，衣服已被汗水湿透，浑身上下累得就像要散了架一般。看到路上渐渐有了行人，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周大路立即着手寻找今天的宿营地，但见前方约一公里处巍然屹立着一座大山，看上去虽不甚高，却乱岩峥嵘，林木丰茂，想必是一个不错的栖身之所，便马上要求战士们加快了速度。

不一会儿，众人来到山脚下，首先观察了片刻，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然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走了进去。前行百余米，忽然发现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山谷，旁侧有一片高大的槐树林，长得枝叶婆娑，郁翠葱茏，随即鱼贯而入，各自寻了一块干燥平整的地方合身一躺，就再也不想起来。

周大路没有顾得上休息，稍作安顿便来到了担架旁，却见仅仅一夜之间，郑文标的身体又羸弱了许多，不仅脸色越发苍白，额头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甚至连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了起来。

“周连长，都怪我连累大家了……”看到周大路走了过来，郑文标艰难地支撑起了半边身子，满脸歉意地说道。

“不要动，注意休息。”周大路上前一步，慢慢地扶着郑文标躺了下去，又顺手揭开了其右腿上的纱布，却发现他的伤口已经腐烂发臭，而在又黄又腥的脓水里面，似乎还有一些白色的蠕动之物，再细细一看，竟是数十条弯弯曲曲的蛆虫！

“你这个卫生员是怎么当的？”周大路顿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小宋揪了过来，厉声喝道，“还不赶快给伤员换药？！”

“报告，”小宋的眼圈儿一红，哭唧唧地说道，“药品和纱布昨天就已经全部用完了……”

“都参加八路军了，还哭鼻子？”周大路也觉得自己刚才说话的语气过重了一些，便拍了拍小宋的肩膀，自责地说道，“我刚才没有了解情况就随便发火，又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

“周连长，您批评得对，照顾伤员是我的责任嘛。”过了一会儿，小宋总算止住了哭泣，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无奈地说道，“其实，没有纱布和药品我的心里比谁都着急呀！”

是啊，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条件异常艰苦，各种战略物资奇缺，更何况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山之中，怎样才能得到亟需的纱布和药品呢？

大虎从昨天上午开始就跟着鬼子的汽车在公路上奔跑，晚上又和大伙儿一起进行了夜行军，但他仿佛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累，进入槐树林之后就忙着捉蚂蚱去了。这时，他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蹲在担架旁，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郑文标的伤口，然后忽的站起身来，扭头便往外面跑了过去。

周大路一怔，以为大虎贪玩，本想放任不管，又怕他跑远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吩咐小宋去把他追回来。小宋立即快步跟了过去，却发现大虎已经跑到了山谷南侧一段近乎直立的山崖下面，正仰着小脸在仔细地寻找着什么。

“奇怪，那些光秃秃的石头上面有啥宝贝？”小宋好奇地凑到了大虎的身旁，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这段山崖正好位于山谷的背阴面，细小的水珠从石缝里面汩汩渗出，俨然形成了一个温热潮湿的小气候。但毕竟石壁过于陡峭，除了表面上那些随处可见的青苔及石缝中顽强生长的几株杂草之外，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

“没有周连长的命令，谁也不准乱跑。”小宋对大虎说道，“快，跟我回去！”

大虎听而未闻，只是慢慢地向前更加缜密地搜索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猛地一下子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山崖的左上方激动地说道：“我要找的就是它！”

小宋赶紧顺着大虎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头顶上方几道相互交叉的石缝间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十株长势正旺的野菜，样子就和车前草差不多，与之稍有不同的是，其叶片狭长较厚，而且边有锯齿，茎秆高挑，顶端开着几粒细小的黄花，尽管看起来平淡无奇，却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大虎非常兴奋，伸手就要上前采摘，怎奈身高所限，即便踮起了脚尖，也还差了一大截呢，便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宋，一把扯住了他的胳膊，嘴里央求道：“宋大哥，帮我搭个人墙好吗？”

“周连长让我叫你回去，不是来搭人墙的。”小宋把脸一绷，故意和他开起了玩笑。

“你不搭人墙，我就不回去！”大虎一下子就抓住了小宋的“小辫子”。

“那……好吧。”小宋只好蹲下了身子。



“这还差不多。”大虎咧嘴一笑，一抬腿，敏捷地站到了小宋的肩膀上。

“站稳了。”小宋一边叮嘱着，一边慢慢地站起了身子。

随着大虎的高度逐步上升，当他的手指刚刚触及那些野菜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拔出了两棵，接着两脚一蹬，从小宋的肩膀上跳了下去，不等脚跟站稳，就撒腿往槐树林里飞奔。由于行动过于匆忙，他不仅被脚下的石块绊了一下，打了一个趔趄，还差点儿摔倒了呢。

“这个冒失鬼……”小宋摇了摇头，一边嘟囔着，一边快速追了上来，却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只见大虎一边跑着，一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整棵的野菜，而他脸颊两侧的腮帮子则高高地鼓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浑圆的小皮球。

“嗨，你的上辈子是不是一个饿死鬼啊？”小宋被气乐了，“为了吃两棵野菜，看你馋成了啥样子？”

大虎正在大嚼着野菜，不能开口说话，也不理会小宋的取笑，只顾往前飞奔，不一会儿，就把他落在了后面。

张远方躺在槐树林的最外侧，忽听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急忙睁开了眼睛，却见大虎跑至近前，嘴巴里面鼓鼓囊囊的，感觉甚是滑稽，便迅速起身并一把将他抱了起来，笑着说道：“大虎，吃什么好东西呀？给咱也尝尝鲜嘛！”

“呜——”大虎奋力地挣扎着，想要说话，却又不敢张口，而因为野菜塞得过多，一股碧绿的液汁已经从他左侧的嘴角流了下来。

“呵呵。”看到大虎满脸焦急的神色，张远方只好将他放了下来。

大虎如同一匹挣脱缰绳的小马，几步跑到了郑文标的身边，揭开纱布，张开嘴巴，将嚼烂的野菜吐在手心里，抓着就要往他的伤口上面抹去。

“住手！”小宋恰巧赶了回来，见此情景，立即急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大虎的手腕，厉声喝道，“你……你想干什么？！”

大虎的嘴巴里还有部分野菜没有吐出来，舌头好像也不太灵便，只听他含糊糊地说道：“草药……治……伤。”

“不行！”小宋严词以拒，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种草药我从来没有见过。再说了，你刚刚用嘴巴嚼过，很不卫生，极易引发伤口感染。”

大虎大概也没有想到小宋的态度竟会如此坚决，只好停了下来，用求助的目光看了看周大路。

“郑文标的伤口不是已经被感染了吗？”周大路想了想，说道，“更何况咱们目前也实在无能为力，不如索性让大虎试一试，说不定还真的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呢。”

小宋只好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站在一旁，一眼不眨地盯着大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把手中的草药均匀地涂在郑文标的伤口上，轻轻地按压了几下，接着，又抠了出来，悉数扔掉，最后再把嘴里剩余的草药仔细地敷了上去。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才一边倒吸着凉气，一边往外伸着舌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原来，这种草药不仅味道极苦，还有很强的麻醉作用。由于在嘴中咀嚼的时间较长，大虎的舌头已经毫无知觉，连话也不能说了。周大路随手递给了他一个水壶，他漱了漱口，又过了很久，才逐渐缓过劲来，对大家解释道：“这种草药叫做‘奇芒’（音），喜欢生长于阴暗潮湿的地方，只有在长着青苔的背阴处才能找到哩。”

“它有什么疗效呢？”小宋最关心的当然还是药物方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虎实话实说，“不过，我们村里的大人小孩受伤以后，只要涂上了这种草药，一般很快就会好的。”

“嘿！这种草药还真的挺管用呢。”这时，郑文标忽然惊喜地叫了一声，大声说道，“我现在已经不是很难受了，还有一种热烘烘、麻酥酥的感觉哩！”

众人听了，不禁大喜过望，纷纷啧啧称奇。

时逢盛夏，周大路和战士们在山上休息了一天。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喝山谷里的山泉水。尽管赤日炎炎，热浪袭人，但那片茂密的槐树林正好处于一个风口上，不仅浓荫蔽日，而且清风徐来，凉意习习，大家打着赤膊，席地而眠，感觉甚是惬意。

到了傍晚，太阳刚刚落山，周大路就安排张远方到山下侦察敌情，然后和孙智勇等人收拾好了武器行装，整理好了担架，正要准备出发，张远方却突然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对周大路说道：“东面的公路上出现了十几辆鬼子的大卡车，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开过来！”

周大路略作思索，淡然说道：“敌人的大‘扫荡’还没有结束，鬼子的大卡车活动频繁亦属正常，而从其数量判断，估计是路过的日军大股部队。”随即要求战士们原地待命，并叮嘱大虎切不可随便乱跑，之后，便背着那支三八大盖，和

张远方来到了公路旁边的山崖上，隐蔽在灌木丛后面，透过枝叶的缝隙悄悄地向山下望去。

那条熟悉的沙子公路再次呈现在了周大路的面前，不用张远方指点，他一眼就发现从东面开来了十几辆鬼子的大卡车，而令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大卡车的行驶速度却甚是缓慢，比老百姓家的牛车快不了多少，并且一路走走停停，简直如同游山玩水一般。

几分钟后，最前面的那辆大卡车渐渐开了过来，其驾驶室里的人员也越来越清晰。只见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日军司机，旁边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日军指挥官，肤色黝黑，目光凶恶，鼻孔下方留着一撮小胡子，不时从车窗探出头来，伸着脖子向公路两侧东张西望。说来也怪，那辆大卡车就像长了眼睛似的，行驶到距离周大路和张远方约几十米远的时候，竟然慢慢地停住了。那个日军指挥官又对着司机指手画脚地说了几句，大卡车随后右拐，开到了周大路和张远方对面的一大块空地上。而后，所有的大卡车也都掉转头开了过去。

“难道日军得到了风声，特地派兵前来围捕？”周大路小声嘀咕了一句，但转念一想，却又有些不可思议——自己和战士们一整天都待在山上，这风声又是怎样走漏的呢？

“小鬼子何来如此神通，其情报竟会如此准确？”张远方也是一脸愕然。

转眼间，那十几辆大卡车停驻完毕，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个方阵，鬼子们也纷纷从驾驶室或者后车厢跳下了下来。那个日军指挥官将几个军官唤至近前，指手画脚地分配了一下任务，日军便有条不紊地各自展开了行动——有的在周边各个路口密布了岗哨；有的在大卡车旁边的空地上扎起了一排排的帐篷；而更多的鬼子则就地取材，砍倒了旁边的松树，生起了篝火，用刺刀宰杀着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牛、羊、鸡、鸭，馋涎欲滴地挑在火堆上烤着吃。

“狗日的，今天又不知祸害了多少老百姓！”看到这里，周大路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基本断定这支日军并不是冲着自己和战士们来的，很可能只是到附近的村子进行大“扫荡”，恰巧在此处宿营而已，便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转头看了看张远方，悄声问道，“山后有没有路？”

“没有。”张远方连想也没有想，就急忙答道，“我今天下午特地到山后转了一圈儿，发现到处都是悬崖绝壁，根本就无法通行。”

回到槐树林之后，周大路马上向战士们通报了敌情，最后说道：“日军已经

封锁了所有的路口,看样子肯定要在山下宿营了。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当晚,众人只好又在山上住了一宿,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第二天一大早,周大路和张远方再次来到了公路边的那段山崖上,却发现日军不仅丝毫也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反而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几支部队,把周大路和战士们严严实实地围困在了大山上。

第二章 一支弹弓

自七月中旬以来,日军在武乡、榆社、襄垣、沁县、辽县、涉县等地连续遭到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和各部主力的沉重打击。寺内寿一不得不紧急调遣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和方面军直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去增援。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统一部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主要负责辽县以南、黎城以北一带的搜索剔抉工作,其目的就是将这一地区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蚕食”“分割”出来,并企图彻底消灭盘踞于此的敌后抗战武装力量。

日本华北方面军直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原本驻守于长治,共有三个大队,分别为独立步兵第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其旅团长叫做秋山贞卫,是一个少将。接到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之后,秋山贞卫立刻安排独立步兵第十一大队负责守卫长治,自己则率领余部迅速抵达黎城,并连夜召开了军事会议。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他认为青石山周边的黄庄桥、严家集、三里沟等十几个村庄虽然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却向来是八路军、游击队活动“猖獗”之地,必须派遣一支劲旅前往“清剿”,经过慎重考虑,遂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其最为倚重和偏爱的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

武官义二出生在日本山形县,一九一八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期,随后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一九二五年任陆军大学教官。一九三六年来到中国,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直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参谋。一九三八年三月晋升少佐,任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大队长。黎城会议刚一结束,他就派出了多股小

分队在其防区各地大造声势并进行了试探性的搜索，而自己却率领主力部队驻扎黎城以逸待劳，其目的除了“敲山震虎”，使八路军和游击队自行暴露之外，还暗藏了一条诱兵之计——那就以小股日军作为“诱饵”，故意吸引八路军和游击队来攻，一旦发现对方所在的具体方位，再举重兵攻之。

但是，时间过去两天了，日军各小分队既没有遭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袭击，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武宫义二的美梦破灭，遂不再投机取巧，马上率领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小队，分乘十几辆大卡车出了黎城县城，沿着黎城至辽县的简易公路往前疾驰，打算亲自前往青石山一带察看地形。

青石山位于黎城县城东北约六十五公里处，峰峦叠嶂，陡峭险峻，紧扼辽县、黎城之咽喉，也是从襄垣、沁县、武乡通往涉县的必经之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初到此地，急于立威，沿途“扫荡”了几个村庄，从老百姓家里抢了一些家禽、家畜和粮食，并将几百间房屋付之一炬。当该部抵达青石山附近的时候，不觉天色已晚，当即决定在野外宿营，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驻扎地点。

武宫义二精通中文，也许是因为有一段在陆军大学任教的经历，他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并一向崇尚“武圣”孙武。其时，他正在翻阅一本随身携带的《孙子兵法》，读至《行军第九》，不禁拍腿叫绝，朗声诵读：“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按照他的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要选择平坦的地方扎营，但背后要依托高山，以形成背靠山险、面向平地的有利态势。”

不过，黎城虽然处于太行山腹地，属于典型的山区地貌，公路两侧诸峰林立，但要找到一座符合“绝山依谷”条件的高山却是难之又难。因此，武宫义二便命令司机减慢了速度，伸长了脖子，密切地注视着窗外，一味只是生搬硬套，按图索骥。

周大路和战士们所藏身的那座大山正是青石山。而说来也巧，武宫义二行至山下，猛然发现公路左侧有一较为平坦的空旷地带，并且面积宽广，足以屯兵，与《孙子兵法》的表述完全一致——正是一个“绝山依谷”的所在，顿时兴奋不已，立刻安排部队就地扎营，并随后发布了命令，要求其各部务必于明天中午之前到青石山下集结。

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共有一千一百余人，下辖三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另外还配备了一个伪军中队。由于此次大“扫荡”的范围极广，各部

集结之后，武宫义二旋即召开了全体小队长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将青石山下的日军军营作为此次军事行动的临时指挥部，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分别向黄庄桥、严家集、三里沟等地各派遣了一个小队或两个小队不等的兵力，命令各部一定要尽快展开搜索剔除工作，务必将那些与日军作对的各种武装消灭殆尽。

当然，为了确保临时指挥部的安全，武宫义二也做了相应的部署，并且特别指定由其最初带来的第三中队具体负责日军军营的警戒和守卫工作。

与武宫义二的经历不同，第三中队中队长山口纠夫从来没有读过军校，系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地爬到了目前的位置。他一九二三年即加入了关东军，在长期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昨晚在青石山下宿营，他原本就大为不满，深恐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从山上发起袭击，此番听说武宫义二居然又将这里当做了临时指挥部，便在会后主动留了下来，单独向他提出了心中的质疑。

“山口君，你未免有些过虑了吧？”武宫义二冷笑了一声，自负地说道，“其一，我军驻扎于此，完全参照《孙子兵法》之所述，背倚青石山之险，前方一马平川，乃行军扎营上上之选也；其二，山下的各条道路均已严密封锁，即便有只麻雀飞过，也很难逃过哨兵的眼睛；其三，关于这一地点的选定，连本人也不曾事先预料，八路军和游击队又岂能料之如神？”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山口纠夫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却并不死心，“八路军和游击队行踪无定，一向习惯于隐藏在高山密林之中，如果他们恰巧昨晚也在青石山上宿营呢？”

“这……”武宫义二闻之大惊，猛然意识到昨晚的确有所疏漏，心中霎时感到了一阵后怕，立即命令山口纠夫率领两个小队上山搜索，力求将这一隐患彻底清除。

周大路等人深知当前环境险恶，随时都在关注着日军的一举一动。鬼子刚刚进山就被张远方发现了，并马上返回营地进行了报告。周大路临危不乱，率领战士们在林间迂回穿插，依靠熟悉地形的优势，终于成功地躲过了敌人的搜索，很快化险为夷。

山口纠夫没有在上山发现任何疑点，只得空手而回。武宫义二也更加放心大胆了起来，除了保留必要的兵力以充实指挥部周边的警戒之外，将余部也分成了